

我過得還不錯， 除了……

文/Dassie 圖/Alice Chen



生活中因為信仰而產生的矛盾真的很多，有些是從未想過的！

Hi～ 好久不見，真開心又可以聚在一起吃飯、聊天。彷彿回到了大學的團契生活，可以無拘無束地分享、無憂無慮地大笑，除了你問的那一句：「現在好嗎？」

三年前我結婚了，可惜辦在週六，沒能邀請大家參加。我的配偶活潑風趣、氣質翩翩、溫文儒雅又體貼大方。婚後我與家人們也都相處融洽、進退有度。事實上，這可說是人人稱羨的婚姻，除了，他不是基督徒。

還記得以前我們最熱衷討論「一定要主內聯婚」嗎？你堅決地說「當然，這是唯一正確的答案。」而我則以各種實例表達不認同，最後總是不了了之，誰也無法說服對方。但現在我要告訴你，如果人生有「Reset」鍵，我應該會有不同的想法。

婚前，我向配偶及其家人，表明我的宗教信仰，並明確地說明生活中不可參與任何與祭拜有關的事物，他們都表示尊重。婚後也確實如此，我們過著一國兩制、相安無事的生活。舉凡遇到祭拜的事情，我都能在一旁等待。外出旅遊，到廟宇拜財神，我在車上等；長輩過世，一連數天的治喪禮節，我在戶外等；新公司開幕，祭拜土地公，我在旁邊等。我成了家族裡口耳相傳，那位「恪守教規」的基督徒。吃著唯一一份特別準備的沒拜過菜餚，



我既無法完全融入這個家，也不確定自己是否還像基督徒。我很迷惘，懷疑自己到底是誰？

我曾一連三週邀請配偶到教會參加安息日。從安息日聚會、愛餐時間到泡茶團契，他都表現得落落大方，和每個人也都相處愉快。我心喜地認為「有愛便無礙」，藉著婚姻讓另一個人認識信仰，並不困難。但當我正準備邀請他下一週再到教會聚會時，他對我說：「親愛的，謝謝你帶我融入你的社交圈，把我介紹給妳的朋友們，這次換我鄭重的向你介紹我的摯友。」我驚覺，原來我心中的「教會」只是他口中的「社交圈」，我該怎麼向他說明這兩者既不相同卻又重疊的奇妙之處呢？之後再邀約他到教會，成功率驟減。連同我自己的聚會次數也每況愈下。

其實我是很自由的，家人不曾阻擋我到教會守安息，每每收拾妥當準備出發，配偶會貼心的提醒我不要太晚回家。是啊，「不要太晚回家」，所以聚會後和同靈喝杯

茶、打個招呼，便趕回家。雖沒有催促的電話，回家也沒有惡言相向的回應，但怎麼自己就是無法好好享受這個「安息」？是愧疚感吧！答應配偶要一起看的電影快要下檔了，親子民宿終於搶到週六入住的名額了；難得的家庭日，應該是全家人要一起出遊、培養感情的時候，卻因為我要去教會而一改再改。久而久之，教會與家庭成了對立面；放在天秤兩端，再也無法達到平衡。有時候我真羨慕一家人可以齊聚在教會聚會、做聖工，守安息、享安息的美好畫面。

對了，你還記得我們以前在詩班的時候，最喜歡視譜清唱嗎？一部唱完唱二部，甚至連鋼琴伴奏譜也可以哼唱一輪，而且新譜剛拿到手，大家竟然也能分部合聲。我還記得最難的部分是整首詩的第一拍，大家要聚精會神地看著指揮，屏氣凝神，然後下拍開啟優美的旋律，偶爾的搶拍放炮引來眾人哄堂大笑，一起練詩的感覺真好。我最後一次參與獻詩是在戶外詩歌佈道會；一首「耶穌領我」讓我們深受感動，相信歌聲能達到天庭，討主喜悅。以前我就知道自己有副好歌喉，所以直到現在我還在唱。在家族聚餐高歌一曲，在公司活動炒熱氣氛，甚至還有幾次在比賽中得獎，只可惜沒能再用歌聲讚美主。

這次相聚，你自嘲著說：婚前還會和交往對象邀約每天禱告10分鐘，結婚後，反而鬆懈了。便勉勵自己應該要再重新培養禱告的習慣，然後也關心我的禱告生活。從小在教會接受完整的宗教教育，我當然知道禱告的重要性；只是我現在很軟弱，準確的說



是很虛弱。同住一個屋簷下的配偶不是相同信仰，我很難自在地在他面前專心禱告。偶爾獨自在房間裡禱告，也要耳聽八方，注意有沒有逐步接近的腳步聲。他來過教會，知道我是在靈言禱告，只是不習慣我禱告的樣子，更別說禱告中流淚或較為激動的時候，他手足無措，我也很尷尬。漸漸地，減少在家禱告的次數，我改成搭車時禱告、走路時禱告，不過這都不能和跪著禱告時的專心相比。說個題外話，以前長輩以「膝蓋功夫」來勉勵我們多禱告，我心中總嘲笑這形容很老土，現在看來能跪著禱告真是一種幸福。禱告是靈命的呼吸，當生活中少了禱告、讀經和靈修，便感覺靈命越來越瘦弱、輕薄，甚至有快要窒息的感覺。不過最近我得到一個妙方，只要讓自己忙碌，刻意地忽視聖靈在心底深處的微弱呼聲，就不會感覺痛苦了。不過你每天都能和家人一起禱告，應該不需要學這方法吧！

夫妻相處難免有摩擦，唯一一次的爭執是發生在孩子生病時。那次孩子病得很重，住院好幾天，心急如焚的我第一時間請教會幫忙代禱，你們二話不說透過電話陪我禱告。他的家人聽到孩子住院，連忙從老家趕來，還帶來廟裡祈求的平安符掛在病床前。看到這個真神憎惡之物，我據理力爭，動手就要拆除，卻被制止；他說：「我們尊重妳的信仰，為什麼妳不能同樣地尊重我們呢？妳求妳的主醫治，我求我的神保佑，既不衝突又可得到雙倍照顧，不好嗎？」這番言論鏗鏘有力，讓我啞口無言，想反駁卻找不到

隻字片語。看著孩子在病床上被「中西合併」的宗教保護，我不禁納悶，是不是真的做錯了！

生活中因為信仰而產生的矛盾真的很多，有些是從未想過的！例如：家人幫我點光明燈、以我的名字捐香油錢；今天我帶小孩去教會，隔天他們帶去廟裡；我奉獻建堂基金、他組織廟宇擴建；我今天講耶穌的故事，他明天介紹釋迦摩尼。別說小孩混亂，有時候連我都喊錯名稱。可預想未來小孩勢必會面臨參加少特班還是禪修班的抉擇；教會的宗教教育課程大概也無法上得完整。細思極恐，走一步算一步吧！

我的家庭真可愛，我的配偶也很優質，我們可以品酒論時事，只是不能談見證、談聖經、談盼望；我們可以環遊世界，足跡遍及五大洲，只是不能踏足教會，一起服事、奉獻、承受恩典；我們可以嚐盡米其林餐廳，只是不能一起領聖餐。撇開信仰不談，我過得還不錯。

從前有位嫁給未信者的阿姨曾語重心長地對我們說：「嫁娶主內的乞丐都強過嫁娶未信者的富翁。」如今我深深感覺，她說得一點兒也沒錯。

親愛的朋友，我有個不情之請。請在社交平臺上多分享一些你們事奉、訪問教會、團契的照片。讓我這漸漸遷移帳篷的邊緣人，可以透過照片找回一絲絲從前在教會裡的感動，默默地提醒自己「我是基督徒」。

